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史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拆剖而産焉長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地志即荊州府江陵縣中子紅為鄂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
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
廣曰即熊渠之長子母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
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
周人作亂攻厲王王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
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
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

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宋均云熊摯有疾不傳為後別居于夔後曰夔子

若敖若敖二十一年周平王元年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史楚世家

霄敖

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史楚世家

蚡冒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史楚世家

楚厲王有警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始信之韓子外儲

左。按史記無厲王厲王疑即蚡冒

楚人下和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疑即蚡冒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文王一作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

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曰惜矣吾先王未剖石而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新序卷五又韓子和氏

蔡邕琴操　楚野民卞和得玉璞以獻懷王此事或載厲王或作懷王然懷王之後無平王從厲王為是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也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欲獻之恐復

見害乃抱玉而哭涕盡繼之以血荆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受而作退怨之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洽一作決谷巖巖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為功于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信讒言斷截兩足離余身俛仰嗟嘆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刖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地志（壽州）卞和當于荊山得玉璞獻之懷王以為石也刖其左足未幾復獻之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抱璞泣曰臣非悲刖也寶玉而題之以石真士而目之以詐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陽侯不就

新序（卷四）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故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據史記熊渠當周夷王之時若敖之六世祖也）

此熊渠子或别一人

韓詩卷六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

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武王史楚世家

武王

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

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

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

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

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男子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以上史楚世家

文王

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

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

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鄧滅之以上史楚世家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君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之

公子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說苑至公

荊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

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託于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于王無負于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于淵請死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

十九説苑正諫　又見吕覽正諫如黄作茹黄箘簬作兗路舟作丹細箭作細荆

幽明録　楚文王少時好田獵天下快犬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黄衆莫能知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始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又孔氏志怪

文王汙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　汙膺陷匈也鮑申楚相　淮南子說山

楚文王好服獬冠楚人效之淮南子主術訓文王一作莊王

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於是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妻之女弟為姨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呂覽長攻

列女傳　楚伐息虜其君使息君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一

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與其生離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死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葬之與左傳別滅息在楚文王十年按左傳息嬀不死豈別有夫人耶然大車詩亦不云息夫人所作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徐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

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說苑指武

淮南子人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仁行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

焉且夫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韓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楚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滅之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

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至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君道）

呂覽（長見）荆文王曰莧譆（人名）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

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于是送而行之魯莊七年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說苑君道

杜敖

文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為成王史楚世家

成王

楚成王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

二十二年伐黄

二十六年滅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瘡死

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

上大夫　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師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出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以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誅子玉

以上史楚世家

說苑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按公儀休相魯穆公與楚成王異時人也此疑有誤

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以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虞唐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

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韓詩卷五　莊子作齊桓公事其文少別今並存之別卷

楚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晳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顧吾以汝為夫人子晳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晳遂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子晳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為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禮義也何以事

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為太子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子瞀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于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誡之（列女傳）

楚令尹子文之族（子文為令尹當在成王時）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

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于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于是黜

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說苑至公

潛夫論　楚鬬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涉而從子子上卻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

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說苑權謀

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復有赤色者舊鼓吹音樂朱鷺曲是也藝文類聚

思革子尹文子叔儋子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俱往見之至嶔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以革子為賢乃共以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革子見楚王楚王知其賢陳酒設鐘鼓而樂之革子操琴而作別散之音楚王賜之百金以葬

二子琴操

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

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史楚世家

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與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

三年滅江

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

八年伐陳

十二年辛子莊王侶立以上並史楚世家左傳侶作旅

莊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大鳥集於楚廷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

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説 是歲滅庸史楚世家吳越春秋畧同

按大鳥之喻諸家所記甚多人異語異今備録之以俟考訂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士慶問左右羣臣曰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子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願聞其説王曰此鳥不飛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雖不飛飛必沖天

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也王以士慶為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為豪矢而後為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行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新序卷二

又

楚史

呂覽重言 楚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讔謬言也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何不設讔言于不穀也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一作祥也王射之使王射何意也曰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

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一作五十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楚國之衆相賀也人下同

韓子喻老楚莊王涖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國大治

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于河雍合諸侯于宋遂霸天下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于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說苑正諫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于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于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韓詩卷二又楚史

又列女傳　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于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

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于王今賢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

乎王悅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虞丘子避席不知所對于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伯楚史書曰莊王之伯樊姬之力也

述異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為野蛾飛去

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聞奉公守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

厥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一作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絶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

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說苑至公

楚史又

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于郢三年聲問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謂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遊沈尹莖遊于郢五年楚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

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楚王于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伯此沈尹莖之力也（呂覽贊能）

荀子（非相篇）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楚邑名）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淮南子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地志（河南）期思城在今汝寧府固始縣孫叔敖所產春秋弦子邑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新序卷一又見新書卷六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淮南子人閒

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淮南子說山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須乎

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于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乗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

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巳之罪也說苑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呂氏春秋　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韓非子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說苑敬慎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愽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堯問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患一作怨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

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韓詩卷七　又淮南子道應語稍畧　又列子說符語畧同

地志　孫叔敖為令尹築芍坡大興水利壽人至今德之

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為也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 桓譚論國是篇

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也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乎人貴人賤哉莊子田子方

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

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

新序卷二

又楚史檮杌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于是罰中謝而黜昭釐楚史檮杌 此條一作楚威王事見後

楚莊王問詹何曰何隱者 治國柰何對曰臣明于治身而

不明于治國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于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淮南子道應

又列子說符吕覽執一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仭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

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湯問

韓子解老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與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說苑君道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

滕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于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韓詩卷九又列女傳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說苑正諫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史楚世家

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乎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

可問也楚王乃歸史楚世家　繹史云析鉤之語恐是太史公所增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其族

十三年滅舒以上史楚世家

楚莊王獵于雲夢射科雉科雉一作隨兕得之申公子倍倍一作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賞于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故府而視之于記果有焉乃厚賞之說苑立節 又楚史檮杌畧同

呂氏春秋 荆莊哀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于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于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于車下王曰何謂也

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于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于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

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說苑君道　又楚史檮杌其文辭全同

淮南子　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之能中楚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王大悅楚史檮杌　又吕覽

博志　幽通記曰養由基睇而猿號

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吕覽精通論　衛養由基見寢

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列子

養由基射楊葉去葉百步百發百中人皆曰善有一人曰可教矣由基怒曰子必能教我曰非能教子支左屈右也夫百步穿楊而不善息少焉氣衰力喪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史周本紀

楚雨雪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

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絶糧者賑之國人大悅 尸子

淮南子 主術訓 楚莊王好觟冠楚國倣之 觟一作獬

楚人有獻魚楚王 莊王也 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倉有餘粟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于府庫者境内多貧困之民皆失人君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

是以亡國之君藏于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令行之矣于是遣使恤鰥寡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鄰國歸之新序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曰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也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其幾于亡乎是以憂也荀子堯問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優孟者楚之樂人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優之字也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

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銅歴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于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史滑稽列傳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王不往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疏徒跣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水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德又楚史檮杌

晉人伐楚見左宣九年當楚莊王十四年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如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

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覇有其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國還師以安社稷以定民人其於覇也不亦宜乎新序

韓非子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按莊王喪地于秦晉其事未聞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

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說苑權謀 又吕覽似順 又楚史檮杌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破吳師說苑指武 又楚史檮杌

韓子說林下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

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楚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繹史云莊王時陳國道路事廢滛于夏南此云城高積多非其時也至左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二事俱外誤姑存其說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于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敬篤敬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友者也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以成霸功韓詩卷九　呂覽貴當　新序卷五

又

楚史檮杌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絶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

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膽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强說苑復恩 又楚史 又韓詩卷七畧同

美人作王后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

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宫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畀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

趨而出楚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說苑正諫　又楚史　繹史云曹陳吳之亡俱在後諸御已之說亦平平耳此事非實姑存其說以廣異聞可也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

敖曰臣聞畏鞭箠之言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于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黄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今君貪彼之土而

勤其士卒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臣敢愛死而不以告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韓詩卷十又楚史此語屢見之矣大抵相襲非實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說說苑奉使又楚史豚尹作尹豚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于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史楚世家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

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史楚世家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

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于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說苑權謀

新書昔者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内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失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

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

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說苑道畧同又楚史檮杌畧同

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之間河雍即邲莊王十七年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荆人鬼好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

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收惟孫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淮南子人間　又楚史　韓子喻老列子說符　呂覽異寶俱略同

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叔敖知優孟之賢嘗善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

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
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
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
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
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
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廣文選載孫叔敖古碑優孟歌與史記小異其歌曰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成家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以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此歌之有韻語者）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史滑稽傳）

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

首虵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煞(殺通)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因埋掩其荆(刑作形)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聚同)藏于山殖物于藪宣導川谷波(陂通)障源湶(泉同)溉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罪之利以慇(殷同)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嚕(瞻同)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蜮

蜮

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梱改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秉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伍通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霆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寵權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没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絶絃辟患害于無刑形通微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

生于季末仕于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戲皇帝代同世世為列姃姬同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其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季莊王置酒以為歡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慷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

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簪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于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是碑立于漢延熹三年失作者之姓名所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傳迥異或謂非此碑將不知叔敖之諱然傳所稱蔿艾獵又何等也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于孟諸往日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楊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興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惟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為成

而歸呂覽行論與左傳小異

楚莊王舉兵伐宋莊王二十年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

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說苑奉使與左傳畧同又楚史檮杌亦畧同）

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

饋之賢王孫子新書

三十二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史楚世家

楚莊王圍宋左宣十五年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莊王曰雖然吾

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吾孰與處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韓詩卷二又楚史公羊傳同

韓詩外傳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伯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伯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

謂也此左傳楚昭王事

楚王莊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至于茆門一作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韓子外儲右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内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說苑至公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說苑至公又楚史檮杌

二十三年卒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馮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共王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名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史楚世家

荊共王與晉厲王戰於鄢陵共王十六年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一作嘻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於口以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呂覽權勳又韓子十過陽穀作穀陽又淮南子人間

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潘尩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淮南子汎論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嘷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說苑權謀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共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也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戶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名江乙而用之列女傳　按江乙宣王時人即惡昭奚恤者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說苑至公

楚共王有疾名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慼慼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出之境新序卷一與前楚文王事畧同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夫分未定則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史楚世家

康王

楚人與吳人將戰楚師寡吳師衆楚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戲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據左傳子囊還自伐吳還卒非自殺也在楚康王元年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呂覽高義又說苑立節

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史楚世家

郟敖

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史楚世家

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史楚世家

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史楚

世家

韓子姦刦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

靈王

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於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豐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吴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狥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韓子十過）

靈王建章華之臺（靈王六年）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夫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淚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此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吳越春秋國語吏詳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内亡人實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孫叔敖非楚靈王時人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内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内寵毋乃太盛

歟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悦王孫子新書

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悦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薳啓疆聞之見魯君曰夫此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之上寶也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不與也而獨與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懼反之魯連子　與左昭七年小異

述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登而甚氛氲花色

紅翠可説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墨子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地志章華臺在今湖廣華容縣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

苦居之者太佚罹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新書卷七

子發將西伐蔡子發楚令尹克蔡獲蔡侯史記蔡侯為楚惠王所滅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云子發受令於靈王與史記不同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既而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衆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荀子強國篇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

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亢倉子政道

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

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羮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不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羮實之以兵革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羮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新書卷一與國語別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楚公子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檀弓下

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史楚世家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史楚世家

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蓽路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羮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史楚世家

楚靈王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陸賈新語曰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與左傳稍别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禄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宫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王聞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亦去王亡王於是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鋗當作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左氏云自縊）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其死

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蔓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司馬謂棄疾）君早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

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内名五公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絶無後惟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史楚世家

桓子新論　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左傳無此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春秋繁露　楚靈王行强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内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湍

則不見靈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咸然楚國大懟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有高國以為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

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史楚世家

平王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故無寵平王二年使費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絶愛幸之生子珍一作熊珍更為太子娶婦齊女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王稍益疎建六年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

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患盍以免其父名之必至王乃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至員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員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王使人名二子曰來吾生爾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

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子其行矣子能報殺父之仇我其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員伍員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伍員遂出奔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其苦兵乎楚人遂殺伍員伍尚 平王七年 史楚世家合伍子胥傳 伍奢之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奢子員字子胥員兄曰伍尚地志伍尚為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今江浦縣事見左昭二十年詳畧各異費無忌作費無極

呂覽慎行 楚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之王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楚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邑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於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連尹伍奢子胥之父將以方城外

反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郤宛國人説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郤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郤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酧及饗曰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

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覘之信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令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於國在昭公元年

說苑辨物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

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淮南子人間楚平王使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遣人說王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

内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

吳越春秋　平王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王内慚因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以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因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

三年中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因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辭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兄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别雖死而生子胥曰兄且無往父當我活楚

畏我勇勢不敢殺若誤往必死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子胥嘆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寃仇不除恥辱日大兄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仇汝可復也倘吾得反是天佑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兄且行矣吾去不顧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

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平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

越絶書　伍子胥得罪於平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子尚奔吳子胥奔鄭王使使者召子尚於吳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毋入子尚曰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

士不為也子其居尚請入平王復使使召子胥於鄭
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
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
乎使者還報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并殺子尚子
胥聞之從橫嶺上泰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
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乃南奔吳
吳越春秋　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
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仇聞太子

建在宋奔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嗚呼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子胥見左昭二十年

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

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吴到昭關昭關欲執之韓子說林云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伍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若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史伍子胥傳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向而唾伍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

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絶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禄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劒為乎伍員至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呂覽異寶 高士傳云員至吳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吳越春秋 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吳江上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

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魚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羮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曰此吾先君之劒中有七星價值百金以

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百金之劒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逺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餐而去謂其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毋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

吴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吴子胥歎曰嗚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末三句見烈女傳

越絶書　子胥奔吴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月昭昭乎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

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子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千金吾奈何以百金之劒為渡子於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於江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

於瀨水之中地志女子史氏溧陽人子胥曰可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

地志揚州府胥浦在儀真縣相傳為子胥解劒渡江處浣紗女廟亦在儀真女馬氏也子胥亡楚見女浣紗囑曰追兵至勿言女投江死

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史楚世家　按左傳城郢在吳滅巢之前年史誤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氏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畀梁公怒公畀梁大夫也楚邑大夫皆僭稱公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夷昧當作王僚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鬬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平王十二年大敗楚人獲其師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呂覽察微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史楚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八